墨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墨經

作者：晁說之　宋

舊載毛晉《津逮秘書》中。原本題曰晁氏撰，不著時代名字。諸書引之，亦但曰《晁氏墨經》。考何薳《春渚紀聞》雲：晁季一生平無他嗜，獨見墨喜動眉宇，其所制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，不減潘、陳。又稱其與賀方回、張秉道、康為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，其制皆如犀璧。此書中論膠雲，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，墨亦不佳；如得膠法，雖次煤能成善墨。與所言精究和膠亦合，疑為晁季一作也。然晁公武《讀書後志》但有董秉《墨譜》一卷，而不及此書，不應其從父之作公武不見，是為可疑。考《讀書志》子部之敘，九曰小說，十曰天文曆算，十一曰兵家，十二曰類家，十三曰雜藝，十四曰醫書，十五曰神仙，十六曰釋書。而今本所刊小說之尾碼以王氏《神仙傳》、葛洪《神仙傳》二種，並不列神仙之標題，以下即別標釋書類。是今本佚其子部五類，類書一類適在所佚之中〈按：《後志》載《墨譜》於類書〉，其不載亦不足疑矣。季一名貫之，晁說之之兄弟行。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稱其官一曰檢討，一曰察院，不知實終於何職，其事蹟亦無考雲。

松

古用松煙、石墨二種，石墨自魏晉以後無聞，松煙之制尚矣。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，蔡質《漢官儀》曰：「尚書令、僕、丞、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，小墨一枚。」晉貴九江廬山之松，衛夫人《筆陣圖》曰：「墨取廬山松煙。」唐則易州、潞州之松，上黨松心尤先見貴。後唐則宣州黃山、歙州黟山松、羅山之松，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。今兗州泰山、徂徠山、島山、嶧山、沂州龜山、蒙山，密州九仙山，登州牢山，鎮府、五台、刑州、潞州太行山，遼州遼陽山，汝州灶君山，隨州桐柏山，衛州共山，衢州柯山，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，皆產松之所。兗、沂、登、密之間山，總謂之東山；鎮府之山，則曰西山。自昔東山之松，色澤肥膩，性質沉重，品惟上上，然今不複有。今其所者才十餘歲之松，不可比西山之大松。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，乃古松之地，與黃山、

黟山、羅山之松，品惟上上。遼陽山、灶君山、桐柏山可甲乙，九華山品中，共山、柯山品下。大概松根生茯苓、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，歲所得不過二三株，品惟上上；根幹肥大、脂出若珠者曰脂松，品唯上中；可揭而起，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，品惟上下；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，品惟中上；礦而挺直者曰簽松，品惟中中；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，品惟中下；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曰糖松，品惟下上；無膏油者而類杏者曰杏松，品惟下中；其出瀝青之餘者曰脂片松，品惟下下。其降此外，不足品第。

煤

古用立窯，高丈餘，其灶寬腹小口，不出突於灶面，覆之五斗甕，又益以五甕，大小為差。穴底相乘，亦視大小為差。每層泥塗惟密，約甕中煤厚住火，以雞羽掃取之，或為五品，或為三品，二品不取最先一器。今用臥窯，疊石累礦，取岡嶺高下、形勢向背，而或長百尺，深五尺，脊高三尺，口大一尺，小項八尺，大項四十尺，胡口二尺，身五十尺。胡口亦曰咽口，口身之末曰頭。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爨之，五枝以上，煙暴煤粗；以下則煙緩煤細，枝數益少益良。有白灰者去之。凡七晝夜而成，名曰一會。候窯冷採煤，以項煤為二器，以頭煤為一器。頭煤如珠如纓絡，身煤成塊成片。頭煤深者曰遠火，外者曰近火，煤不堪用。凡煤貴輕，舊東山煤輕，西山煤重，今則西山煤輕，東山煤重。凡器大而輕良者，器小而重否。凡振之而應手者良，擊之而有聲良，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，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。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。煤雜，窯病也。舊窯有蟲鼠等糞及窯衣露蟲雜在煤中，莫能揀辨，唯唾多可弭之，然終不能無。

膠

凡墨，膠為大。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，墨亦不佳。如得膠法，雖次煤能成善墨，且潘穀之煤，人多有之，而人制墨，莫有及穀者，正在煎膠之妙。凡膠，鹿膠為上。《考工記》曰：鹿膠青白，馬膠赤白，牛膠火赤，鼠膠餌，犀膠黃，莫先於鹿膠。故魏夫人曰：「墨取廬山松煙，代郡鹿膠。」凡鹿膠，一名白膠，一名黃明膠，《墨法》所稱黃明膠，正謂鹿膠，世人多誤以為牛膠。但鹿膠難得，煎法用蠟及胡麻者，皆不入墨家之用。按隱居《白膠法》，先以米沈汁漬七日，令軟，然後煮煎之，如作阿膠淘。又一法，細銼鹿角與一片幹牛皮同煎，即銷爛。唐《本草》注曰：「麋角、鹿角煮濃汁，重煎成膠。」今法取蛻角，斷如寸，去皮，及赤解，以河水漬七晝夜，又一晝夜煎之，將成以少牛膠投之，加以龍麝。鹿膠之下，當用牛膠。牛用水牛皮，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，剔除去毛，以水浸去塵污，浸不可太軟，當須有性，謂之夾生。煎火不可暴，常以篦攪之不停手，

貴氣出不昏。時時揚起視之，以候薄厚，直至一條如帶為度其脈。膠不可單用，或以牛膠、魚膠、阿膠參和之。兗人舊以十月煎膠，十一月造墨。今旋兼旋用，殊失之，故潘穀一見陳相墨，曰：惜哉！其用一生膠耳，當以重煎者為良。

羅

凡煤須用羅，後魏賈思勰曰：醇煙搗訖，當以細絹篩堨內。此物至輕微，不宜露篩，喜飛去，不可不謹。

和

凡和煤，當在靜密小室內，不可通風。傾膠於煤中央良久，使自流，然後眾力急和之。貴潤澤而光明。初和如麥飯許，搜之有聲乃良膠。初取之和下等煤，在取之和中等煤，最後取之和上等煤。凡煤一片，古法用膠一斤，今用膠水一斤，水居十二兩，膠居四兩。所以不善。然賈思勰墨法，煤一斤，用膠五兩，蓋亦為盡善也。況膠多利久，膠少利新，匠者以其素售，故喜用膠少。觀易水奚氏、歙州李氏，皆用大膠。所以養墨。時大膠墨紙黃，小膠墨紙微黃，其力以是為差。凡大膠必厚，厚難於和，和之柔則善，剛則裂。若以漆和之，凡煤一斤，以生漆三錢、熟漆二錢，取青汁投膠中，打之勻，和之如法。

搗

凡搗不厭多，魏韋仲將《墨法》：「鐵臼中搗三萬杵，杵多益善。」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搗三二千杵，蓋其搗無數。其搗過粘後，光不可搗。自從臼中掘出為度。出臼納靜器內，用紙封幕，熳火養之。紙上作數穴以通氣。火不可間斷，為其畏寒。然不可暴，暴則潼溶，謂之熱粘，不堪制作。凡鹿膠搗成變丸捍，不可遲延，稍遲乃皴裂不堪。若牛膠，搗之一日後，膠行力均，再入臼搗千餘下乃可丸。捍丸時用五人相次。人有鐵砧，椎三五百下。舊語一椎一折鬥手捷，此其法也。初椎成為光劑，為硬劑，又過硬劑，為熱劑。每一劑傳畢五人成熱劑，乃入匠手丸捍。

丸

凡丸劑不可不熟，又病於熱，熱不堪用。雖成，必不光澤，易碎裂。凡急手為光劑，緩手為皴劑，一丸即成，不利於再。

藥

凡墨藥尚矣。魏韋仲將用真珠、麝香二物。後魏賈思勰用栲木、雞白、真珠、麝香四物。唐王君德用醋、石榴皮、水犀角屑、膽礬三物，王又法，用栲木皮、皂角、膽礬、馬鞭草四物。李廷圭用藤黃、犀角、真珠、巴豆等十二物。今兗人不用藥為貴，其說曰：正如白面、清面，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，亦自有理，然不及用藥者良。舊有別集《藥法》一卷。

印

凡底版貴乎直，寧大不小；平版上俯下平，寧重不輕。凡底版銀為上，面印牙為上。尋常底版用棠，手版用杞。蓋底版面印，皆以松為良，與煤為宜。凡印大墨，以水拭之，以紙按之，然後用印。凡印，方直最難用，用多裂。易水張遇印，多方直者，其劑熟可知。

樣

凡墨樣當取則於古，無大小厚薄之限，而賈思勰曰：墨璽不得過二三兩，寧小不大。世人遂以薄小為貴，謂從前奚廷圭然。宣府奚廷圭之類小墨，在古品中為佳，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，亦不可置在劣等。要之，無大小厚薄，醇煙法膠為本耳。蓋厚大利久，薄小利新；厚大難工，薄小益善。故匠人不喜於厚大者，然太大則不便於用，太薄則艱於包，當以厚而大者為佳。

蔭

凡墨蔭用炭灰、石灰、麥糠。炭灰為上，石灰酷多裂，麥糠慢多曲。惟炭灰為上，凡用炭灰精篩，弗雜弗濕，其下惟厚，上下厚薄，視墨之大小，時之晴晦。中以薄紙裹之，然置之不平亦曲，見風亦裂。若用石灰蔭，當於新瓦器中置灰，灰上用紙，紙上複加以灰，不可厚。若用麥糠蔭，以椽架葦懸室中，其上糠底，糠惟平惟均，不可有逆糠。凡蔭室，以靜密溫小為貴，晝夜不去火。然火大則病，火暴亦病，其晝夜候火，隨風日晴晦，最為難。又有不用蔭者，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。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。

事冶

凡事治墨，以水、以兔皮、以滑石、以萊州石、以錢、以鏵頭、以漆、以墨，以墨最不佳，餘錯用之皆良。惟此數物，不及弄成，如弄鞭、弄茶瓢。

研

凡研墨不厭遲，古語云：研墨如病。凡研，直研為上，直言乃見真色，不損墨。若圓磨，則假借重勢，往來有風，以助顏色，乃非墨之真色，惟售墨者圓研。若邪研，則水常損其半，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，為俗人邪研。凡墨戶不工於制作，而工於研磨，其所售墨，則使自研之，常優一暈。凡煤細研之乾遲，煤粗研之乾疾，凡善墨研之如研犀，惡墨研之如研泥。

色

凡墨色，紫光為上，黑光次之，青光又次之，白光為下。凡光與色不可廢一，以久而不渝者為貴，然忌膠光。古墨多有色無光者，以蒸濕敗之，非古墨善者。其有善者黯而不浮，明而有艷，澤而無漬，是謂紫光。凡以墨比墨，不若以紙比墨，或以研試之，或以指甲試皆不佳。

聲

凡墨擊之以辨其聲。醇煙之墨，其聲清響；雜煙之墨，其聲重滯。若研之以辨其聲，細墨之聲膩，粗墨之聲粗，粗謂之打研，膩謂之入研。

輕重

凡墨不貴輕，舊語曰：煤貴輕，墨貴重，今世人擇墨貴輕，甚非。煤粗則輕，煤雜則輕，舂膠則輕，膠傷水則輕，膠為濕所敗則輕，惟醇煙、法膠、善藥、良時乃重而有體，有體乃能久遠，愈多益堅，濕則弗能敗。自然成質，非輕非重。

新故

凡新墨不及故墨。衛夫人曰：墨取十年以上，強之如石者。蓋其愈久愈堅，自白物久斯變墨，況其本墨之物，煤久而黑，黑而紫；膠久而固，固而乃發光彩，此古墨所以重於世。凡新墨不過三夏，殆不堪用。凡故墨膠敗者，末之，新煤再和殊善，入膠久之，乃可和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。

養蓄

大凡養新墨，納輕器中，懸風處，每丸以紙封之，惡濕氣相博。不可臥放。臥放多曲。凡蓄故墨，亦利頻風，日時以手潤澤之，時置於衣袖中，彌善。

時

凡墨最貴及時。韋仲將《墨法》：「不得過二月、九月。」賈思勰曰：「溫時敗臭，寒時潼溶，當以十一月、十二月、正月為上時，十月、二月為下時，餘月無益有害。」既得時，須擇晴明無風之日，或當靜夜。若燒煤之時，當以二月、三月、四月為上時，八月、九月、五月、十月、六月、七月，水潦土濕；十一月、十二月，風高水寒，皆不利。

工

凡古人用墨，多自制造，故匠氏不顯。唐之匠氏惟聞祖敏。其後有易水奚鼐、奚鼎、鼐之子超，鼎之子起。易水又有張遇、陸贇。江南則歙州李超，超之子廷圭、廷寬，廷圭之子承浩，廷寬之子承晏，承晏之子文用，文用之子惟處、惟一、惟益、仲宣，皆其世家也。歙州又有耿仁、耿遂，遂之子文政、文壽，而耿德、耿盛，皆其世家也。宣州則盛臣道、盛通、盛真、盛舟、盛信、盛浩。又有柴珣、柴承務、朱君德。兗州則陳朗，朗弟遠，遠之子惟進、惟迨。近世則京師潘谷、歙州張穀。